

江城书香缘

□陈全忠



书店里的年轻人

熊琨 作

大学时，他在武汉的一家心理杂志当编辑，曾编发过我青年时比较稚嫩的文章。没想到十多年后，我在南京的一家青年杂志当编辑，他早已离开杂志社专注文学创作和阅读推广，还应邀成为我们杂志的专栏作家。从朋友圈的动态中，我发现他近两年写小说少了，做阅读推广的热情更盛了，每年都要到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做上百场阅读讲座。

他曾提到，有一次给社区做关于古诗词的讲座，30多个年纪超过70岁的老人从汉口、汉阳一大早出发，坐地铁转公交车，来光谷的一个教室听课。那是秋冬寒瑟瑟的季

节，天下着小雨，沈嘉柯被他们的情感动动了。有什么样的城市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市民面貌，而什么样的市民面貌同样可以塑造什么样的城市气质。在传统荆楚文化的浸润和现代科技发展的加持之下，武汉是“英雄之城”“科创之城”；而在书香熏陶下的凝魂铸魂、文润江城，武汉又多了风雅的成分。沈嘉柯说，武汉的“雅”不是束之高阁的，而是融入生活而不觉、化于寻常而不知，在独立书店、在校园一隅、在讲座会场，看不到附庸风雅的做作，那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书写着自然而然的阅读生态。

今年6月，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影视摄影

与制作专业的大三学生李天奇请我给他的新书分享会写一段寄语。刚上大学时，他在我们杂志上发过一首诗歌，清新隽永、质朴率真又饱含深情，一如春天原野上吹过的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位于武汉的长江文艺出版社长江诗歌出版中心愿意给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正式出版一本诗集，不拘一格，颇具魄力，又何尝不是风雅之举？武汉的卓尔书店很快完成他新书交流分享会的阅读接力，一个爱阅读、爱写诗的大学生将风声、麦田与深夜灵感锻造成诗意的锚点，在校园与社会的交界处完成了一场青春的诗意远征。

像卓尔书店这样的文化交流阅读空间，在武汉越来越常见。它们是一个城市的温暖驻点，是“城市之光”。不久前，在高中母校的同学群里看到徐景政同学发的一条关于华拾书店的信息，激起了我的兴趣。书店位于武昌古城斗级营景区，坐落在长江之畔、黄鹤楼之侧，想来是我下次途经武汉时再好不过的“停脚点”。徐同学是这家书店的主理人，他把书店打造成了诗词主题风格，诗词条幅、壁饰、书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从入门读物到大众通俗读物乃至专业古典文学研究，适宜各种人群的诗词读物在这里都能找到。徐同学还特意找出武汉城市志、武汉老字号、汉剧、建筑等方面的书籍，放在书店中岛区，凸显出在地文化的特色韵味。

徐同学欢迎在武汉或者路过武汉的校友都去书店坐坐，“诗在，书在，黄鹤楼在”，在黄鹤楼下品诗词，能体验到“耳边火车呼啸，店内诗词澎湃”的独特情景。书店占尽地利，多少代文人题咏黄鹤楼，滋养着脚下的土地。所以店里每天人流不断，有民间读书会的朗诵，有武汉作家和本土文化学者的新书发布，有艺术展览，有街头长江诗词会……遇到迷路的游客，徐同学是出了名的热心店主，不仅帮指路，也义务当导游，主动介绍武汉的景点、美食和文化。在武汉这些新生长出的书店里，我能看到个人与时代共振的模样。

正是有了这些潮流书店和书香文化空间的存在，武汉对年轻人又多了一重“近悦远来”的吸引力，留汉的毕业生越来越多，“青春之城”的气息也越来越浓。我相信，书页翻动处的缘分，会激起更多的声响；一个个“大地上的读书人”的相识、相知、相会，会在江城酝酿出更多的芬芳。

大城小味(组诗)

□梁峰

东湖
垂柳弯腰打撈 自行车铃铛的哑音 环湖路第十一个弯道 水杉突然挺直脊椎 把天空蓝顶高 三公分
热干面
芝麻酱的香气里 捞起整座城市记忆 竹筷挑起晨光时 总有葱花 从指缝 漏回 人间四月的早晨
鸚鵡洲
吊塔的阴影下 芳草萋萋的鸚鵡洲 在手机地图 闪烁其词
李白的诗句 经过跨江隧道 直达汉阳树
汉正街
扁担丈量过的黎明 在电子秤上显影 二维码吞下 六渡桥的吆喝 而青石板缝里 银圆 每天准时发芽

苔痕

□施维奇

牧场之美，美在一片湖水，走下去就是江边。草薺薹，林木间有成片的苔藓，江堤边也多。

苔藓并不总是能带给人激动，它们常常样貌平凡，在野外泯然众生。

它们形成一片一片的厚垫，几乎覆盖路旁一艘废旧木船的整个尾部。这个场景让我们极为震撼——试问还有多少地方能以这样的慢节奏，允许废船等来大量苔藓的驻足呢？

我们在江边最早留意到的苔藓，是最平凡的真藓。它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中也颇为常见。在遛马场石阶和缓坡上，我们发现卷叶湿地藓。在山岭谷地，有芽胞角苔、毛地钱、小蛇苔、泥炭藓、硬叶小金发藓、节茎曲柄藓、鞘刺网藓、短肋雉尾藓，以及现已成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松叶白发藓等。“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听名字，我联想到李白的诗句，但白发藓只是粗短的“板寸”，颜色也并非纯白色，而是莫兰迪系的灰白绿色或黄绿色，它们紧凑地形成齐整舒适的小丘。而泥炭藓，无论是它们的中文名，还是俗名“海花草”“山毛草”，都让人无比陌生。其实，只要走进花市，泥炭藓往往无处不在，只不过那是它们死去的躯体——以水苔为名，作为一种保水、通气又抑菌的园艺基质，被出售或包裹在兰花和食虫植物的根际。叶附生苔是一类生长在叶面上的苔类，需要温暖、湿润且清洁的环境，主要出现在南山那段狭长的沟谷里。或许是在荒野湿地，这些卑微的类群和生态，生活得格外蓬勃肆意。

我国现有3000余种苔藓植物，它们有时会出现在人居环境中，更多情况下散布于荒野里，但无论哪种情况，都近乎籍籍无名的存在。新版《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前所未有地收录5种苔藓植物，其中既有极危物种，也有常见物种，它们因各自不同的境遇而上榜。人们倾听着这片微观森林的细语。

我们在途中还发现一个由苔藓植物织成的鸟巢，悬垂于岩壁灌木枝上。筑巢的苔藓主要是悬垂生长的数种蔓藓，仍然嫩绿鲜活，与周边郁郁葱葱的林木融为一体，让鸟巢隐身。苔藓是依附的，缄默的，那么微小，想不到在被遗忘的角落，它们也为更多的生命提供滋养和庇护。

牧场芊芊，阿青的家就在这里，顺着院墙往后走，柴门打开，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青草地。阿青做文旅，还养苔藓，风吹雨打，活成传说里牧马人的样子。我看到村里的老人们，和阿青都特别亲。

庭园里大量种植苔藓，幽幽自生，自顾美丽。或穴栽，或片植，五六株一穴，间隔一定距离，种植在平整的地面上；或将苔藓一片片平铺，稍作抚压，适量淋水，使之与土表紧密相连。苔藓再生力很强，切成细段，均匀散布，再覆上一层细土，即可生长。一场小雨过后，只要有一个绿色生命萌发，继而就会啦啦展现一大簇、一大片，绿意盎然，连绵如海。

早晨，喝一杯酃茶，人人脸膛儿红亮，去墙根铲一兜苔藓，送到阿青那钱就到了。走过16年，苔藓助力乡村振兴，从早期农户分散式经营，只是为客户提供初级原材料，到如今阿青的苔藓产业园，已是规模的现代化产业形态。小小苔藓，给了村老弥足珍贵的尊严与体面，让他们不再觉得自己被嫌弃和无用了。

袁枚《苔》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一片片苔藓，多像生活中悄悄无闻、平凡普通的小人物啊！

那次，我还从牧场采集一些紫背苔回家，养作盆景装饰。按照《中国苔纲和角苔纲植物属志》的解释，紫背苔因叶状体腹面及鳞片均呈紫色而得名。既然紫色在腹面，为什么不叫紫腹苔呢？我小心用清水冲洗一遍，然后把它们一片一片摆在红豆杉的花盆里。起初，我会时不时浇点水，俯身观察一番。灯光下，这种悠然青翠的植物，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紫背苔生长极为缓慢。一周，半月，一个月过去，似乎没什么变化，我渐渐把它忘在一边。然而，它并不轻视自己的存在与气力，以茸茸绿色渲染着一个被人遗忘的日子。不知不觉，紫背苔的假根已经深深扎入泥土中，它在花盆里站稳脚跟，叶缘开始长出新叶。半年之后，花盆里稀稀拉拉地长了约五分之一面积的紫背苔，经历又一寒冬，竟然长满方形的陶盆，并沿着盆壁往上攀爬，紫背苔叶面呈现的紫红色点缀着苔鲜绿，绚烂整个春天。

好老头，老邱

□林兆均

老邱有很多外号。他老伴儿常用一口枣阳方言喊他老头，有时喊他老家伙，有时也嗔骂他老东西。老邱的女儿有时候喊他爸爸，更多时候也学着妈妈的口吻喊他老邱，有时候还叫他小胖子。至于什么时候用哪个称呼，那得看老邱的表现，也得看他老伴和女儿的心情。不管她们喊他什么，老邱大多数时候都会屁颠屁颠地拖长尾音“诶诶”地应答，声音里充满了快乐和包容。这听起来似乎老邱在家里没什么地位，但老邱要是提高嗓门一声吼，他家里也没有谁敢再出半句声。

老邱第一次来我住的地方玩儿的时候，一点也不见外，才坐了一个下午，聊了聊天，他就开始当自己家一样，很熟络地翻箱倒柜找东西。我问他找什么，他几乎都没扭头看我，一边继续打开一个个柜门和抽屉，一边说：“找8+1。”我纳闷了，什么“8+1”？到底是啥玩意儿？老邱这回转过身来对我说：“8+1，不就是9（酒）嘛。”我一下子被他逗乐了。那时我还没成家，平日常也没有应酬，基本不主动喝酒，也压根儿没买酒。我如实相告。他听了又说：“小伙子，你不喝酒可以，待客怎么能没酒啊。”后来过了多年，我才知道老邱这是“奉命”来“考察”女婿的，我毫不费劲通过了这“‘9’（酒）精测试”，老邱也就成了我的老丈人，但他么姑娘也就是我老婆还是总爱开玩笑叫他老邱。

又过了几年，我结婚生子，老邱和老伴儿就到广州来与我们同住，照料我们的生活。娃娃两岁半就上了幼儿园，因为我们工作忙，老邱就经常帮忙接送孩子，一来二去，老邱和娃娃混得很熟，老邱几乎成了娃娃最喜欢的人。

有一次，我刚好下午不用上班，我也跑去接孩子，等幼儿园的校车把娃娃送回小区门口的时候，娃娃下车时看到老邱和我都站在路边接他，兴高采烈地奔过来，一手先牵住了老邱的手，随即一手又牵住了我的手，让我俩用动臂膀把他荡起来“荡悠悠”。虽然我们仨都很开心，但我感觉这一老一少似乎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默契，因为我看到了娃娃好像用眼神问老邱要什么，老邱也使眼神让娃娃不要说话。后来我才知道，老邱经常买奥利奥“讨好”娃娃，因为我不让他多吃这种零食，老邱就总是偷偷摸摸地买，趁我不在的时候给他吃，背着我讨小孩子的欢心。

老邱也经常帮我们买菜，我每月给他一次买菜的钱，让他随意买，反正我们小家三口都不挑嘴，买什么就吃什么。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老邱每次买了什么都一分一毫地详详细细、工工整整记在账本上。我老婆就对老邱说：“老邱，你不用记账，只要钱花完了就马上跟我们说。”但老邱并不理会，依然故我。

娃娃一天天长大，娃上小学三年级后，老

邱就回湖北武汉去了。娃娃常常想念老邱，那时一般人家里都还普遍使用固定电话，娃娃和老邱便经常互相打电话聊天，老邱对娃娃也就是他小外孙常常说同一句话：“小宝，你要多吃饭，快快长大啊，我还要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他俩就这样一个慢慢长大，一个慢慢变老……

今年端午节前，听说年近九旬的老邱在武汉忽然生病进了ICU，我心里一惊，我本来一直以为，整日乐呵呵的老邱至少可以活到100岁的。我当即放下工作去武汉探望，插满管子的老邱知道我来了，握住我的手和我无声地说话，我看到他的眼角溢出了泪水。而在此时，儿子马上去上海考法语B2，为前往法国留学做准备，我不敢将这个坏消息告诉儿子。我在武汉逗留了5天，每天陪85岁的岳母分散她的忧心与悲伤，然后又不得不返回广州处理工作。老邱在ICU里状态时好时坏，始终无法离开呼吸机和鼻饲。我唯有天天默默祈祷老邱能躲过这一劫，希望他很快能康复，继续乐呵呵地给他的外孙打电话，说那句“等着喝你的喜酒”。

待儿子考完法语回合肥学校，我向他透露了老邱生病住院的消息，和儿子商量赶往武汉。

我从广州、儿子从合肥赶到武汉的重症特护病房时，老邱已经失去意识，说不出话，看着老邱平静地躺在那里，儿子把头靠在我

干活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康华

她的接生对象横跨几代人，即便到了80岁高龄，她依然没有停歇，可以说，她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上的乡邻，通过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尊重。

经由祖母的双手迎来的每个孩子，都能随随便便到祖母家玩。她能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在我小时候，物资匮乏，小孩子很少有零食吃，但在祖母那里，孩子们总能得到一些好吃的。那些孩子就像祖母自己的子孙一样，能够召唤出她心底的爱意，因为他们来到世间，是她最早触摸的、第一眼看到的。那一一张张稚嫩极了的小脸捧在祖母手中时，一定让她觉得人间是美好而充满希望的。

祖母有个木制的长盒子，每次打开那个“百宝箱”，看到里面的消毒手套、剪刀、肥皂等全套工具……我都紧张得心儿怦怦跳，看了两眼就啪一声盖上盒盖，心里又暗暗佩服祖母的勇敢。祖母手里没有出过一次人命，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她就是最合格的产科大夫，而且是专家级别的。

祖母的这份悲悯与奉献精神，滋润着她的后辈。我父亲深受祖母的影响，对待一切生灵都满怀悲悯。比起祖母在产科领域的专注与成就，我父亲的人生则更复杂一些。在

父亲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三个层次。一个生活层面的养家糊口的他，一个是理想层面的爱乐者——父亲会吹笛子，青年时期就自己做了把二胡，唢呐呀呀拉，但我最想说的是第三层，就是他退休后的差事。这个差事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一个书生去做了“大总”，在哭哭笑笑的人群中扯着嗓门主持婚丧嫁娶。在故乡，不管红事白事都离不开“大总”，要策划流程，招呼客人，协调厨师、乐班，安排记账等。父亲还身兼司仪，在熙熙攘攘乱作一团的人潮中，喊出习俗要求的那些台词。父亲的现场表现如何，我从未亲见，但凭他年轻时篮球场上的风采，以及工作时像福尔摩斯般破解失窃案的实力，应该也不会坍台。今年父亲75岁了，头发花白，弯腰驼背，但他还扯着独有的沙嗓门当“大总”，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白天黑夜，他都是随叫随到。

他做这事也属于劳动的一种，不过与祖母的亲手迎接新生命不同，他除了婚嫁之外还会操办丧事，后一种是为人送行，目睹的是悲号与别离。这让父亲既看淡生死又珍惜生活。上次打电话回去，他一接通就说：“我们这里有人家出事了，我在处理事情，给你妈打吧，我刚给她打过。”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听得出她声音哽咽。